

蘇聯文藝叢書

立陶宛·彼得拉斯·茲維爾卡著·

李 歲 譯

豐饒的土地

人民文學出版社印行

蘇聯文藝叢書

豐饒的土地

立陶宛·彼得拉斯·茲維爾卡著

李 蕨 譯

人民文學出版社

譯序

蘇聯立陶宛共和國作家彼得拉斯·茲維爾卡(Petras Zvirka)對中國的讀者是生疏的，因為年青的立陶宛文學介紹到中國來的很少。

茲維爾卡生於一九〇九年。他的處女作是一本反宗教的詩集『第一次聖餐』，於一九二八年出版。兩年後，他的短篇小說集出版，頗引起讀者注意。自一九三〇年後，他陸續出版了『弗朗克·克魯科』，『一個職工及其子』和這一部『豐饒的土地』。茲維爾卡的作品渲染着對人民的熱愛，蘊藏着解除人民痛苦的渴望，迴響着自由與民主的呼聲。這些特徵在『豐饒的土地』裏都有力的表現出來了。

立陶宛在斯麥托納(Smetona)所領導的國民黨(Tautininkai)的恐怖統治下，沒有言論和出版的自由。斯麥托納實際就是立陶宛的獨裁者。作者和立陶宛人民都過着悲慘的生活。

斯麥托納的政權被推翻後，立陶宛人民選舉茲維爾卡參加了國會(Seimas)，並且也參加了立陶宛人民所組織的莫斯科訪問團，去請求蘇聯最高蘇維埃允許立陶宛

加入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。

『豐饒的土地』描寫了在所謂『獨立戰爭』結束以後的立陶宛的農村歷史。故事中的主角是農民猶拉斯，作者以猶拉斯的命運表現了立陶宛農民的『小所有權』的幻想的破滅，也表現了立陶宛農民中的進步分子的思想發展。

猶拉斯也是那些相信立陶宛資產階級的煽動家，並且操起火器去保衛立陶宛獨立的農民中的一個。猶拉斯在前線被波蘭人俘擄去了。回到家鄉以後，他變成了那些爭取資產階級履行對農民的諾言的活躍的戰士之一。

立陶宛實行的土地改革的真實價值在這部作品中充分的表現了出來。在這種改革之下，地主的一部分土地移交給一部分農民了。統治階級盡力想要在富農階層中建立起他們農村中的擁護者。但是資產階級社會的經濟法則完全推翻了他們的計劃。茲維爾卡巧妙的表現了猶拉斯的命運，雖然他得到了一份很好的土地，並且還努力耕種，可是他的農場卻慢慢沒落了。歉收顛覆了猶拉斯的不鞏固的家庭。他祇有一個出路，就是再回到伯爵的莊園管事賈馬拉의繩套中。而賈馬拉卻得到了最好的土地和農具。

爲了緩和農民的情緒，賈馬拉把他的新莊園取名爲『模範農場』，但是正如巴爾札克的『農民們』中的老頭子弗熊所說：『招牌的變換並不是農民的翻身。』

從此，猶拉斯才明白他白給人家打仗了。

『可是他們說：「你們已經得到了自由、獨立……擺脫了布爾什維克，」』猶拉斯悲憤的對村民說。『如果我知道是這樣，我一定不去打他們，跟他們去了……沒有關係，那個時候還會來的！』

那個時候已經來了。

現在立陶宛已經變成了蘇聯的一個共和國，立陶宛人民正享有斯大林憲法的一切權利，他們會懷着特殊的感情閱讀茲維爾卡的這部小說的。這部小說表現了立陶宛人民的憤怒不斷的增長，也表現了立陶宛人民對布爾什維克所傳佈的真理，對列寧斯大林的真理的理解之增進。讀了這部作品，我們就會明白，波羅的海沿岸的三個國家的人民，爲什麼在舊政權崩潰後，就一致的要求加入蘇聯了。

在今日的立陶宛，無數的猶拉斯和他們的孩子都有機會讀書。劇院的門都大開着。沒有人再到他們家去拍賣他們那點可憐的所有物了。

譯者一九五二年一月於上海。

沉悶的、有霧氣的黎明緩緩的在熟睡的村莊的靜穆中昇起來，村莊被雄鷄無精打采的喚醒了。很久沒有一點聲音衝破這懶散的靜穆；祇有一道陽光穿入了昏暗，在穀物長成的潮濕的田野上馳騁。甲蟲和蠕蟲被陽光照醒了，懶散的在陰影中伸展。

突然，一聲警戒的尖叫像狩獵號角的長鳴一樣響過了草場。樹葉顫動着，棲止在樹梢上的一隻小鳥驚慌的鼓起雙翼。一隻公牛站在山頂上，牠的身影襯在紅暈的晨空中。那隻牛像一座青銅雕像似的站在那裏，用牠那雙發亮的犄角掘着草泥，牠那粗實的脖頸彎曲着，用大鼻孔貪婪的吸着空氣。這是茁壯和臂力的優美的象徵。牠脖頸上的厚皮摺成了皺紋。牠抬起頭，用充血的眼睛凝視着遠方，於是牠就像確知無人勝過牠的敏捷與活潑一樣，又吼叫起來，便衝進了山谷，牠的尖利的犄角上帶着一團草泥，宛如勝利的王冠。

伴隨着牧牛人的吼叫和鞭鳴，有一羣牛緩緩的在草場上移動着，牠們的平靜被

— 2 —
一隻公牛的吼叫無禮的破壞了。村民開始從紅頂的房子裏走出來。鐮刀的鋼片和耘耙的鐵齒在遠處熠熠的閃光。

又一天的苦重的勞作開始了。馬、牛、牛犢在田野中嚼着三葉草。在田地的遙遠的一端，孩子們在青苔堆和茅草堆裏玩耍着。

整個早晨，被河水波動着的羊鳴還可以在打禾機的迴轉聲中聽見。羊羣撞着籬笆，或者轉圈跑着，看見剪刀，就驚慌得抖起來。五六個姑娘，有幾個放羊的來幫忙，在羊羣中跑着，攔住了羊身上的毛，就把羊摺在地上綁起腿，並且剪下羊身上的長毛。羔羊想躲在母羊的身後也不中用，這些羊是不願意脫下暖和的外衣的。

『現在，過來！抓着那邊的一隻肥的！他還稱自己是個男子漢啊！追逐姑娘倒是很有辦法，但是一隻羊就駕馭不了啦！』姑娘們開玩笑的說。

一個穿長棉襖的牧羊人抓住了一隻公羊的角，他同那隻不情願的羊掙扎了一會兒，於是身體失了平衡，就倒下去了。

姑娘們尖聲的大笑起來，都去追趕那隻調皮的羊。根據舊日的風俗，在剪羊毛的時期，第一個抓住公羊的那個姑娘要在同年的秋天出嫁的。

「馬爾斯，好不害羞！你急什麼啊？」

「噯，別讓牠跑了，現在要穩住，老伙計！」

「啊哈，抓住你，你這討厭的老東西。噯，綁住牠！」

「你在這兒，你現在把丈夫丟失了！」現在該輪到那個牧羊人開玩笑了。「馬爾斯公羊太太！」

在離那吵鬧的、鬨笑的人們不遠的一口井旁，一個姑娘坐在那兒工作着。她像一隻羊似的安靜的在剪羊毛，這姑娘一直一聲也不響。她時常抬起頭，用拿剪刀的那隻手把頭髮掠到後面去，深深的嘆一口氣。她剪完了羊毛，把羊腿鬆開，就很沉重的站起來了。若是看一眼她那豐滿的前胸和裾下的突出的肚子，就會明白她爲什麼這樣蠢笨了。她每次抓羊的時候，牧羊人總是帶着露骨的好奇的神情望着她，於是她就變得越發蠢笨，越發瞎抓了；最近，她漸漸覺察出來自己笨重的身體了。她感覺跳動或操勞對她是有害的。她也感覺到許多姑娘好奇的望着她的凸出的肚子，用胳膊一個碰一個，並且還互相耳語着。

娘兒們很快就發覺出她的異態了，雖然她自己還拼命裝得很自然和快樂的樣

子。這種事情是不大容易瞞過娘兒們的。她們猜想，她的勉強的快樂包藏着痛苦的心。從她那眼睛下的黑圈，她們知道她每夜睡不着覺，在床上輾轉反側；她彎身拾莊稼時的那種吃力的樣子，就把全部故事訴說出來了。在勞作或遊戲上，她再也不能和她的朋友們競賽了。她顯然是要保全體力。她想要克服精神和身體的倦怠的努力越發顯而易見。不久，全村莊的人都私談着這個被愛人誘騙的姑娘。他們都已經計算出來這姑娘在哪個月，同誰犯的罪。意外的，那也並不是很難去猜測的，因為這姑娘已經被那個莊稼漢猶拉斯追逐半年多了。他們倆個常常胳膊挽着胳膊從田野走回家去，一塊坐在桌子旁邊。在集會的時候，不得到猶拉斯的允許，她從來不和別的男人跳舞的。

『猶拉斯追求那個姑娘，就像蜜蜂追求蜂蜜一樣。』人們這樣說。

但是，在春天，那個小伙子突然離開村莊，跟志願兵去了，以後就聽不到他的任何消息。他曾經告訴他至近的朋友，他是爲了爭取自由，反對地主打仗去了。第二年春天，他回來了，佩着一把長軍刀，穿着黃銅釦的軍外衣，小腿上繫着綁腿——一個立陶宛的士兵。他那綠色的小帽在那姑娘的窗戶附近出現了幾次……於

是他又不見了。他的軍刀到處發光。

那姑娘顯然漸漸不安起來，惡毒的嘴開始喋喋的談論她。

『蜂蜜是甜的，但是蜜蜂可刺人痛……』他們譏諷的說。

當她想要抓住另一隻羊的時候，一個姑娘低語道：

『你們看她儘找最小的。她不敢抓大的。這就是相信男人的報應。他們認為丟棄一個姑娘就像扔烟頭一樣。現在她算糟了，小可憐。』

『無聊！』另一個姑娘激憤的說，抬起了頭。『他們兩個人誰也不能怨。木已成舟，有什麼可說的。我若是她，我可知道怎麼辦。我倒願意有小孩，讓他們亂講瞎談去吧，那算什麼！』

『不要裝傻！她真算完了，現在誰還要她啊？』

『不要緊，她也許找漢子比你找的還快。沒有他那個鷄蛋就做不了蛋糕是怎麼的。你一直等到老了，色衰了有什麼用？那時沒有人再看上你了。不，我寧願這樣有了孩子，也比無兒無女的死了強。』

『就這樣繼續下去吧，你要願意，你就生孩子吧。但是沒人嫉妒你，你可以斷

定。」

『我不在乎。如果我高興，我就生一個孩子，把他撫養大，沒有什麼使我怕的。』

『對，你就懷孕吧，然後你想要擺脫，我賭上……』

幾百年來，法律就是攆斥私生子的。不管哪個女人膽敢反抗這種法律，她一定被教會與社會斥為罪惡與恥辱的。

這就是為什麼那個姑娘，那個被她的朋友們熱烈的談論着的姑娘，因為畏懼迫害，想要做出殘酷的罪惡。她被愛人遺棄，已陷於絕望，母性的感情已被她那悲慘的境遇沖淡了，所以她決定祕密的消滅子宮內生命的種子。

她請求瓦娜金幫忙，瓦娜金是全縣惡名昭著的專幹那種陰損事體的老太婆。瓦娜金供獻給她下流的計策，這姑娘幾乎因此喪了命。當幾個貧農兩天後在陰雨與冷風的田野中發現她的時候，她已經半死了，但是她那年青健康的身體抵制住了毒藥，胎兒又活了。

……牧羊人把小帽推在腦後，嘴裏囉嗦了幾句，別人聽見全大笑了。但是馬爾

斯這個小胖姑娘，又替這不幸的姑娘辯護了。

『真無恥，看見別人的不幸，你們笑。你們看，那可憐的姑娘像驚惶的鳥兒似的不得不躲避我們。你們想，你們都是天上掉下來的嗎？或是鸛鳥把你們帶來的嗎？』

『啊哈，馬爾斯抓住公羊的角了，現在她快要有小孩了。哈！哈！』

『過來，伸出舌頭，我馬上就給你剪斷。』馬爾斯叫着，揮動着剪刀。

她站起來，走向要抓羊而沒有抓住的那個姑娘。

『蒙妮卡，等一等，我來幫你忙。』

馬爾斯抓住了那隻羊，綁上了羊腿，不理會蒙妮卡的薄弱的拒絕。

『去坐下休息一會吧，』她說道。『你不要剪了，我們快剪完啦。誰都知道你太累了。你為什麼總是躲人。你不要理他們……壞嘴總是要嘮叨的，但是正經人不會欺負你的。』

蒙妮卡的眼睛充滿了感激的淚水。馬爾斯素來就對她很好。也許是因為她自己曾經受過痛苦的。沒有她，蒙妮卡會在很久之前就自殺了。馬爾斯曾經安慰過她許

多次：『等着小東西生出來吧，我可以替你照管孩子，我們兩個人給他縫衣服……我可以給他縫一頂小帽子。』

馬爾斯溫存的話語減輕了蒙妮卡心上許多的重量。

蒙妮卡聽着她朋友的談話，心裏胡思亂想着。她的眼睛固定的望着遠方。忽然，從那沒有長草的禿山上，出現了一個人形。他的長外衣在風中飄盪着。蒙妮卡看見那人形就跳起來了，像木樁似的佇立着，剪刀從手中落下去了。她感覺那個人好像在遠處向他招手。『能是他嗎？』她想。

於是那人走進了山谷就不見了。但是那人的步態和身材對蒙妮卡太熟悉了，捨不得不再看他，於是她翹起腳來，又清楚的看見他了。

『是什麼？』馬爾斯說，轉過來也望着那同一個方向。

『沒有什麼……』蒙妮卡回答，想要轉移她朋友的注意。

馬爾斯立刻猜出了這可憐的姑娘心中所想的事。她正期待着他回來。也許那個人真是他吧？

兩個姑娘都望着向莊園走來的那個人。許多人也停下工作看着這新來的人。

但是現在他們可以看出他是穿軍裝的。他的綠外衣搭在肩上，他手中拿着帽子。他站住了，向那羣人揮手。

『他要幹什麼？』那些人互相問道。

『看啊，他又揮手了。也許是一個犯人吧？』

這兵迅速的向他們走來，幾乎是在跑了。他輕輕的跳過一道溝，於是在離那羣人幾碼遠的地方站下了。

『你們都是怎麼回事呵？你們都不認識我啦？巴爾脫，約內？』他喊道。

『怎麼，是猶拉斯！猶拉斯，你這傢伙！還活着？』

『怎麼，我們已經給你敲喪鐘了。我們斷定你一定被擄去了。你怎麼樣，老朋友？』

猶拉斯一一和他們握手。他還和幾個人擁抱，吻着兩頰，這是當地的風俗。於是停頓了一會，互相打量着，親切的拍着後背，捏着肋骨，又大笑起來。

『喂，猶拉斯，什麼東西在這個時候把你帶到這兒來了？要當上人民委員了嗎？你現在是什麼？是布爾什維克呢，還是立陶宛人民呢？』

『爲了立陶宛的解放，我們在戰壕裏全腐臭了。』

『你們也許在那裏給我們選出新國王了吧？』

『在立陶宛將來不會再有國王了……』

我們大家全平等。大家互相平等和友

愛。』

猶拉斯的話惹出來了一串熱誠的問題，關於公社，平等和友愛的問題。

猶拉斯解釋了每一樣事情。他說人民要選舉他們自己的代表——補鞋匠、裁縫、莊稼漢，像他們自己一樣，要維護他們的利益了。

猶拉斯做過波蘭的俘虜。他看見過奢侈富麗的大都市。上帝呵，住在那裏的人民是怎麼樣的生活呵！怎麼？他們有鑲着玻璃的屋頂花園，在冬天，花還開放。他們的房子週圍長的青草剪得比鬚鬚還整齊平滑。你能看出來，他們是悠閒自在的。

『猶拉斯，你聽着，』一個人開始興奮的說，『他們說他們將要把土地分給貧農了。就是說給我們嗎？』

一聽到『土地』這兩個字，許多農民就圍起這兵士來，好像這一個重大的問題由他就可以解決一樣。

『我們沒有爲土地而鬥爭過嗎？我們要把那些地主攆出莊園，那末，我們每個人就可以得到充足的土地了。將來要這樣的。立陶宛已經獨立了，已經有了憲法。』

『那是什麼？憲法？他是誰？』

猶拉斯用很簡單的話向他們解釋這個陌生的名詞。他說勞動人民已經把德皇和沙皇趕滾蛋了。他們吸吮人民的血汗够長久了。『從現在起，一切都要不同了。如果你不工作，你就別吃飯。在立陶宛，人人都是平等的。弟兄們，你們還想要什麼？現在一切都歸我們了。土地，我們不需要走很遠了，』他說道，用手指着田野。『但是，這不是一件這麼簡單的事。我們的地主不經過鬥爭，他們是不會拿出土地的。他們是頑固的傢伙。』

農民們望着地主的田地，好像是第一次看見一樣。他們的眼睛全在笑。他們不願意讓猶拉斯走開；他非常大膽的談論這些令人興奮的問題，工人政權、國會、和關於平等與友愛的問題。他們不敢決定他的話是否可信。如果在那時候，有人對他們說：自己找一塊土地耕種吧，安上家，那土地是你的——那是你的祖先用血汗得

到的土地——他們一定會莫名其妙的。他們把所有的生命都付出來了——甚至爲了他們的墓穴；他們把生命付給村中的長老、地主和沙皇。現在，忽然，土地要屬於他們的了。

『真該死，我爲什麼說了這些話？有什麼新聞嗎？』猶拉斯笑着。『我離開村子這期間，有生的、死的、娶親的、出嫁的嗎？賈馬拉怎麼樣？還用那隻鐵手給他的領主管理莊園嗎？』

『沒有許多事情可以告訴你。啊，是的，可是，當你參加軍隊去的時候，晉恰騎了他主人最好的一匹馬跟布爾什維克去了。你沒有碰巧遇見他嗎？』

此刻，林庫斯走到猶拉斯身旁，把他拉到一邊，對他耳語了幾句。這兵士顯出驚慌的樣子：

『你快去！我從來沒有懷疑過，』他瞥視一下羊欄，幾隻羊在那兒瘋狂的叫着。

『快去安慰安慰她吧。一些人使她的生活很可憐，』林庫斯催促的說。『你不要否認，你知道，你使這姑娘吃苦頭了……』